

岁月留香：“二次退休”的感动

薛耀哈

在岁月的长河中，我如同一叶扁舟，经历了两次重要的转折。第一次，是在1989年，我告别了19年的军旅生涯，转业到了陕西省新闻出版局。第二次是在2009年，我正式退休却又被返聘，继续在报刊审读的岗位上，直到今年8月中旬，我再次离开。

我的军旅生涯，如同一首激昂的进行曲，充满了力量与激情。而我的审读生涯，却更像是一首温柔的夜曲，需要更多的耐心与细致。在审读的岗位上，我度过了33个春秋，从陕西省新闻出版局报刊处主任科员、副处长，到陕西省出版审读中心主任、副巡视员，再到退休后受聘15年，我始终坚守在报刊审读的第一线。

我曾负责《报刊之友》(后更名为《今传媒》)的副主编、总编辑工作。这本刊物，那些年成为全国唯一一份以报刊审读为主的刊物，对报刊的健康、有序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我发挥审读专家团队和审读刊物平台的优势，组织开展报刊审读和媒介批评学术研究，吸引了全国业界学界的专家学者加入研讨，有多篇研究文章被权威报刊转载。

我的研究文章集结成图书《报刊审读初探》，这本书，“初步形成了报刊审读理论体系”，“具有拓荒的性质”。该书(梁衡先生为该书作序)获第七届陕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009年，陕西省出版审读中心被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评为“优秀报刊审读单位”。这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也是对我们团队的鼓励。

今年8月，我收到了受聘单位寄来的《感谢信》，正式“二次退休”，离开了我挚爱的报刊审读工作。我以一篇《下岗抒怀》发到审读群，向曾经一起为守护党的意识形态阵地，风雨同舟、摸爬滚打的诸位专家、老师、审友深表谢意！向长期支持审读工作的省内报刊社同仁和关心审读工作的各级领导致敬！向我的审读人生告别！

报林刊海监测岗，三十余载穿梭忙。为伊憔悴成追忆，无悔笑对两鬓霜。

群里的专家、学者、老师纷纷发微信、发视频、填词赋诗，回顾审读岁月，共话审读情谊，品味陕西报刊审读工作的硕果。特别是读着大家赞美我谦恭、乐群、敬业和业绩的话语，我仿佛全身被阳光笼罩，被暖流包围。《宝鸡日报》原总编辑、担任审读专家近20年的卢愚先生在群里发了一篇《送薛耀哈君离岗歌》，让我泪目。

苦耕审读卅三年，君德香传报刊苑。

心血滴滴滴首著，责任卷卷卷惊文坛。

春茶盏盏盏群儒，舌烂夜夜夜编无闲。

半生誉音恒河沙，不见一粒为己弹！

放眼泱泱墨客圈，国有人人可比肩？

三伏雷雨泼秦岭，激我心潮扶泪翻。君今淡然离岗去，我对青史拊膺感：

韩城星谱颂牢记——审读者宿薛耀哈！

(2024年8月14日病榻吟)

这苦，是寂寞、坐冷板凳、殚精竭虑和偶尔面对异样的眼神；这乐，是坚守、奉献、团队和谐和每一次获得成绩后的愉悦；这功，是大家共同努力和协作实现的；这名，也理所当然地属于审读团队！这是我们团队的荣耀，我们的名字与陕西报刊同在！今天，我和我当年聘用的审读员们虽然大都离开审读岗位，但仍然是心心相印的兄弟姐妹，审友情谊永不褪色。我们的晚年，如同审读的散文篇章，充满智慧的光芒和岁月的温柔。祝愿各位老审友健康、快乐、幸福、长寿，继续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

(作者为陕西省新闻出版局原副巡视员)

征稿启事

本报《采风》版是业界人士的一块文学园地，为了让这块园地更加“春色满园”，我们特向您征集关于出版文化、读书生活等题材的原创作品，以及诗词、摄影、书法、绘画等各类文艺作品。

投稿邮箱: zbs404406@163.com

为后人开出一条治学的大道(下)

——纪念顾颉刚先生

杨牧之

三

现在有些史家学问很大，他们在书斋里可以编出无数大书来。他们以翻检文献为能事，号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顾颉刚先生与这些史家不同，他非常看重实地考察，而且身体力行，这一点我真是想不到的。

1978年6月12日顾先生写道：我一生性极好游，足力又健，日可步行百里，故能多所闻见，用以证明古代史事。惟一生为教学牵制，不得长时间调查……

史念海先生在回忆中写道：先生以学术名家，却并非终日伏处案头，不出庭户。其游历最为重要的应为三次：一次是到河北大名，探问崔东壁的故里；一次是到内蒙古后套，访问王同春所开凿的渠道；再一次是到甘肃南部和青海东部，考察教育。

容肇祖先生写道：他曾到我的家乡东莞县城隍庙，仔细研究探讨，并绘制了《东莞城隍庙图》。他每到一处，都不放过和他研究有关问题的调查，这是他研究的基础和特点。

侯仁之先生回忆道：就我个人来说，我之受益于顾颉刚师最为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他给了我以实地考察的机会。我得以参加黄河后河套的水利考察，还仅仅是一个开端。使我难忘的是我作为他的助教协助他开设了“古迹古物调查实习”……这对我无疑是极好的训练。

典型的事例还有很多，我只选了几位大学者的回忆，已经可以充分显示顾先生于社会实践的重视。

顾先生这种实地考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学风，正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早在西汉之时，司马迁遍游山川大河、名胜古迹，考察形势，考察史事人物，写出辉煌千古的《史记》，成为中国学人的楷模。顾先生非常形象地提出“拿显微镜”的人要“拿望远镜”。“显微镜”是指考辨细微，探索奥秘，但缺少大局观和实地考察的经验，所以，顾先生鼓励“拿显微镜”的人再“拿起望远镜”，到大自然中去，到社会中去，进一步考察史书的记载和个人的成见，发现书本的缺漏和失误。这种治学精神在今天不是仍然应该继承和发扬吗？

四

凡是大学问家都十分重视对青年人的培养。这些大学问家都明白，薪火相传，长江后浪推前浪，事业总是要由青年人接续的。正是这样的责任心、使命感，使他们对青年人充满热情，大力扶植。

顾颉刚先生是这方面的典范。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讲了一件他亲身经历的事情。1930年在燕京大



前排左起：顾颉刚、王伯祥，后排左起：叶圣陶、章元善、俞平伯。 本文作者 供图

学历史系当研究生，听顾先生讲《尚书·尧典》。顾先生认为，这一篇的写作时代应当是西汉武帝以后，因为文中所述制度是汉武帝时才有。谭先生认为顾先生所举材料不是西汉制度而是东汉制度，材料判断错了，结论也就不对了。下课后，便向顾先生谈了自己的看法。顾先生要他把看法写成文章。谭先生说，我本以为口头说说就算了，由于顾先生的要求，他不得不认真翻查资料，最后写成文章，以信的形式交给顾先生。没想到顾先生第二天就回了一封长达六七千字的信，表示三点赞成，三点不赞成。顾先生的回信更激发了谭先生钻研的兴趣和辩论的勇气，不久，他又就顾先生不赞成的三点进行申述，写了第二封信。10多天后，顾先生又回了一封信，对谭先生第二封信的论点，同意一点，不赞成两点。通信讨论截止后，顾先生将往还讨论的四封信合并在一起，加了一个按语，加上题目，作为这一课讲义的一部分，印发给全班同学参考。

谭先生说，这是一场师生之间的学术讨论。但这位老师不是一位普通教师，而是一位著名大学的著名教授；不是一位一般的著名教授，而是一位誉满宇内、举世敬仰的史学权威。谭先生还说，讨论之所以能展开，当然有作为学生大胆提问的原因，但关键还在于作为老师的顾先生对待这位大胆学生的态度。学生给他提出意见，他既不是不予理睬，也不是马上为自己辩护，而是鼓励学生把意见写出来，并且认真回信，一封信有六七千字之长。老师如此重视，对学生是多大的鼓励呀！谭先生颇为动情地写道：“通过这场讨论，使我这个青年对历史地理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又提高了我做研究工作

的能力。”

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他非常重视青

年人的独立思考，即使是与他不同的意见，甚至是反对他的意见，他也总是耐心倾听，鼓励青年人把不同观点写成文章，然后他再主动推荐刊物发表。有一位研究生对于《尚书·盘庚篇》制作的时代提出与顾先生不同的看法。顾先生看完文章后，立即写出意见，嘱咐说：“你的说法不是不可能成立的，千万不要因为与我的观点不一致而改变。”顾先生要求这个研究生按自己的观点写下去，最好写成与他辩论的文章，并表示写成后，由他推荐发表。更使人感动的是，顾先生还帮助这位研究生找了几条有利于说明其观点的证据。

这是多么博大的胸怀呀！这是真正的学者，在真正做学问。

为了更好地培养人才、发现人才、聚集人才，还有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就是创办《禹贡》杂志，创建“禹贡”学会。1933年，顾颉刚先生在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讲授《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发现学生的作业中有不少好文章，认为这些青年学生很有培养前途，便创办了《禹贡》半月刊，一方面深入开展对中国古代地理的研究；另一方面发表学生作品，扶植青年人成长。一位从农村考入天津师范大学的三年级学生，写了几篇讨论文章，顾先生认为他肯于钻研，亲笔写信邀请他加入“禹贡”学会，并寄去入会表格。这位学生认为“禹贡”学会多为大学教授和讲师，至少是名牌大学的学生，而自己只是师范学校学生，不敢填表。顾先生知道后又约他到“禹贡”学会面谈。当得知学生家在农村，生活靠舅舅卖水接济，便亲自带他到饭馆吃饭，随后还拿出办刊物之余的稿费给他作奖学金，鼓励他努力学习。很多青年学生的稿件，顾先生亲自批阅。青年人给他写的信，他件件答复。正如《禹贡》三周年献词所说：“我们能够聚集一班青年，

唤起他们对学问的热心，使他们常常做练习，一时虽嫌粗疏或幼稚，到底必可做出些看得出的成绩。我们要使不注意的人注意，不高兴的人高兴，不动作的人动作。”

1936年“禹贡”学会由筹备会而正式成立，一大批学者聚集其中，比如：吴晗、董书业、齐思和、谭其骧、白寿彝、史念海、朱士嘉、周一良、侯仁之、杨向奎、韩儒林等等，真可以说群星灿烂。这一大批人才的汇聚和成长，顾先生是有大功劳的。

顾先生是明智的，他知道对于无止境的学习来说，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必须有后继者。顾先生是幸运的，这一大批弟子的成就，已经实现了他薪火相传、后继有人的理想。他的希望没有落空，一支“继承者”的大军正在科学的春天里奋进。

五

写到这里，我想起一位旅美学者在怀念顾颉刚先生时写的一篇文章。他说1980年年底中国史学界失去了两位重要人物：顾颉刚先生和洪业先生。两人都是1893年出生，逝世时间仅仅相差两天，洪先生卒于12月23日，顾先生卒于12月25日。他说，两人都代表了“五四”以来中国史学发展的一个主流，即史料的整理工作。当然论两人当时的声名，“顾先生自然远大于洪先生”。但最后30年，顾先生“许多研究计划都无法如期实现……这实在不能不令人为之扼腕”。而洪先生在最后的30年发表了许多分量极重的学术论著，值得庆贺。

这又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做学问的知识分子的遗憾。于是，我又一次想到当年与顾先生分手时，顾先生对我说的一句话：“假如再给我5年时间，我的《尚书》可以整理完毕，我肚里的文章也写得差不多了。”可惜，上天没有再给顾先生时间，他讲过这个愿望的第二年冬天，便告别了他的著作、他的事业和他的学生。他到底没有完成他的《尚书》研究事业。但这没有关系，后来，他的学生、助手刘起釞先生的《尚书校释译论》于顾先生去世25年后出版了。正如刘起釞先生在该书“序言”中所说：“顾师曾致蔡尚思先生函言，如果整理《尚书》之作不能完成，将死不瞑目，其言沉重至此！今勉可告慰顾师之灵，可含笑瞑目了。”

灯下，我在写这篇随笔时，再一次翻看顾颉刚先生80余年前写的《古史辨》第一册自序，那时他说：“我将用尽我的力量于挣扎奋斗之中，为后来人开出一条大道！就是用尽了我的力量而到底打不出一条小径，也要将其身于呼号之中，希望激起后来人的同情而有奋斗的继续者！”我想，顾先生确实是实践了他自己的诺言。(2024年10月25日再改)

(作者为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总主编、原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

故园秋浓莼鲈思

宫凤华

吟诵宋人杨泽民《扫花游》：“素秋渐老，正叶落吴江，雁横南楚。”黯然中仿佛又闻到街头巷尾桂花糕和桂花糖藕的清香，内心一片波光潋滟。

栖居苏中里下河小城，远离淳朴古典的诗意田园。秋意袭人，格外怀想纯净的村庄、淳朴的风情、恬淡的日子。

故园炊烟如植物的根系，缠绕纠结，你依我依，上面爬满丰盈的乡愁。秋风吹出一份清明和凉爽；秋阳蛋糕般柔软和绵香；秋云如满目的蓝缎白练，柔曼而轻盈。

户窗外，秋水幽蓝而清冽，灵动而委婉，祥和而静谧。驻足凝望，内心充盈一泓秋水，感悟沧桑荣辱。小村，榆柳荫蔽，黄发垂髫，水映灰墙，民风清淑。河流港汊里，渔民划着小巧渔船，捕鱼捞虾，天地任逍遥。

旧院柿树葳蕤，赋予院子婉约柔美的诗意。母亲佝偻着腰，扫着柿叶，仰望柿子如同打量儿孙。邻家小孩插一朵木槿花于发鬓间，白鸽一样翩跹。门前河边，小木船泊在菖蒲浅岸，泊在松尾芭蕉的俳句里。

窈窕村姑从巨蚌般的苇荡里捧出一叶扁舟，柳条儿一般轻盈。竹篙点水，轻舟如箭。她们娴熟地采摘红菱和芡实，木桶里堆成了小山。长空一行大雁飞过，洒下一路盎然的意趣。晒场上稻谷如远古的黄帝镜，书写着谦逊的美德。棉田里，棉花如素洁的栀子花。屋檐下辣椒火红，院墙上扁豆角风自爽，竹匾里晾晒着山芋干和萝卜干，洋溢田园生活的温婉风情。

祖父的渔船停在鱼塘边，柴门虚掩，

祖母低头剥玉米，周身镶一层锦，如中世纪的陶罐。水塘里，河鲜泼刺有声，一片空阔澄明的静穆。塘水幽蓝，菱盘凝翠，像印象派画作。芦苇顺着河岸，斗折蛇行，一咏三叹。水蓼花开如荼，玄远而飘逸。梧桐叶在风中娉婷袅袅，蝴蝶般飞舞。鱼塘四周，草木疏朗，藤萝缠绕，枝叶丛生，盛满清芬与浪漫。

村头小桥，夕照凝脂，流水娇柔，灰瓦土墙，随意穿插，一种累积千年沉垢般的气息，扑人衣袂，柔画般苍劲古雅，令人走进王维“漱流复濯足，前对钓鱼翁”的闲逸里。

黄昏凄美，村庄是硕大香炉，炊烟是村民对上苍最虔诚的叩拜。夕阳是一枚熟透的桔，是一袭妙不可言的梦。老农荷锄而归，村妇呼儿唤女，村落鸡鸣犬吠，饭香弥漫街巷，暮色清凉而欢悦。

秋夜澄澈，村庄似玻璃器皿，蓄满纯净月光，玲珑剔透，温润如玉。月光勾勒出房屋轮廓，如诡异的几何图形。秋月闪烁母性光辉，浸泡在清澄月光里，内心柔软而丰盈、细腻而清纯。秋夜静美，月光澄净素美，夜空柔波流转，大地寂静无声。

故园秋夜，飘悠的虫鸣，细碎而甜美，将落寞秋夜，喧嚣得夏天一般热情洋溢。秋夜如舒伯特的小夜曲，悠长而凄美，给人沉思和遐想。在蒿草摇曳的坟堆上远眺，让人走出喧嚣和浮躁，局促和狭隘，享受眼前的清风明月，耳畔的乡音土韵，抵达内心的清明与平和。

故园秋天，慷慨而奢靡，大片水彩任意挥霍，恣意婆娑。身处市廛，常常缅怀“鸡栖于埭，日之夕矣，羊牛下



资料图片

来”的故土田园，二三布衣，瓜棚豆架，浅酌对弈，蒹葭园蔬，清浅度时光。浓浓秋意丝绸般包裹村庄，秋天是一幅清简素描，黑白灰的色调凝聚着恒

远的乡土情感。故园秋浓莼鲈思，情想村庄，怀想过往的欢乐和忧伤，乡愁涌动，炊烟一样袅娜升腾，圩堤一样蜿蜒绵长。